

跌宕起伏的故事，妙趣横生的阅读

十三封自杀告别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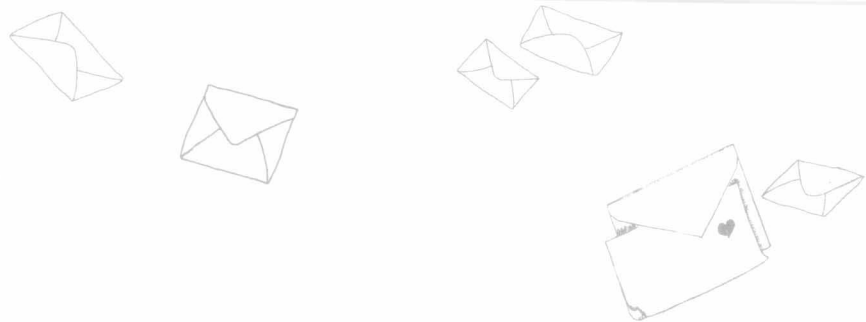
Für jede Lösung ein Problem

(德) 科斯汀·吉尔 著

冯雅静 译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

十三封自杀告别信

Für jede Lösung ein Problem

(德) 科斯汀·吉尔 著

冯雅静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十三封自杀告别信 / (德) 吉尔著; 冯雅静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0.6

ISBN 978-7-80225-836-5

I. ①十… II. ①吉… ②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德国 现代 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82389号

Für jede Lösung ein Problem

By Kerstin Gier

Originally published © 2007 by Verlagsgruppe Lübbe GmbH & Co. KG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0 by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

刘雁 主持

十三封自杀告别信

(德) 科斯汀·吉尔 著; 冯雅静 译

责任编辑: 党敏博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郑 岩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×1230 1/32

印 张: 9.375

字 数: 15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836-5

定 价: 25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致《图片报》

尊敬的编辑女士们、先生们：

刚刚想起来，贵报有可能会对我自杀一事进行报道，因此，我认为很有必要忽略我真正的自杀动机而重新杜撰几个：她每个月都为我们撰写关于爱的小说，但恰恰是她，再也不能够体验爱了……为什么德国有越来越多相貌出众的单身男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？

这其中竟也稍稍存在一点所谓真相的影子。另外，在夏日假期的销售淡季里，该事件还可以为贵刊充实一下内容。好了，你们可以安心地去写，写你们想要的，只要不去引用我母亲的话就行了。因为我的母亲虽然不是金发，但有着和金发女人一样简单的头脑。其实，头发的颜色并不能说明什么！褐色头发和金色头发一样，都能够享受生活。

只有我偏偏不能。

谨致以深深的祝福！

歌莉·T.

豪华套房神秘之死

.....

又及：如果你们想把我的裸体照片放到头条，我建议你们用照片拼接的办法。可以把我的头——照片已随此信附上——和吉赛尔·邦臣^①的身体拼在一起。你们可以从一个叫做乌尔里希·M.的人那里买到她的裸照，不过那些照片都是经过处理的，而且总是拙劣地试图将人物作为画面的中心。

^①巴西超模。

“请从橱柜里把那个小‘奇妙碗’递给我，露——提——丽。”母亲说。她觉得把午餐剩下的一个土豆、一片薄薄的烤肉和一勺红卷心菜扔掉太可惜了。“刚好够一个人吃。”她说。

我的名字当然不叫露提丽。

我还有三个姐姐，我的母亲一开始就没能将我们的名字弄清楚。我们的名字分别是提娜、丽卡、露露和歌莉，但母亲将我们叫做露提丽、歌露提、丽露歌，等等。这种排序在数学上有无限的可能性，在音节上也是。我是歌莉，最小的那个，也是唯一一个尚且独身，并且被人们认为用一点点土豆、一片薄薄的烤肉和一小勺红卷心菜就可填饱肚子的人。好像作为单身，理所当然就不应该有太多食欲一样。

“这个不是‘奇妙碗’，这是‘福来克司—孪生碗’。”母亲说。我把那只碗放进橱柜，又递给她另外一只。

为了不引起别人额外关注，我每周日都到父母那儿与他们共进

午餐。我盘算着，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聚餐。

“这个是‘清凉气候一点六’！”母亲怒视着我说道，“它太大了。你真是越来越笨了！”

我又拿了一只。

母亲叹道：“这个是‘克拉利萨’，不过也能凑合，给我吧。”

常常将我们的名字张冠李戴的母亲却能准确无误地记住那些复杂的“土波”系列碗碗盆盆的名称，这真是奇怪啊！由此看来，我还不如叫克拉利萨。的确如此，别说是其他人的名字，就连那些日常用品的都比我的动听。

姐姐们的名字像我的一样无趣，这是因为我们的父母本来希望我们都是男孩子：提娜应该是马丁，丽卡应该是艾力克，露露应该是路德维希，而我，则应该是盖德。在我们出生后，父母为了方便，只是将那些男孩子的名字后面都加了一个“A”，这样就成了女孩子的名字。

提娜还算是对自己的名字抱怨得最少的，她只是怪这个名字太常见了。碰巧她嫁给了一个叫弗兰克·迈艾尔的人，一个同样对自己过于平庸的名字不满意的人，因此他们的孩子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名字——要我说，这些名字压根儿就没人会叫：西所拉、阿尔色尼乌斯和哈巴库克。

西所拉十二岁，不太喜欢说话，提娜认为这是她戴了牙套的缘故，而我将之归咎于小她四岁的一对双胞胎兄弟。这对双胞胎兄弟毫无间断地制造各种噪声和垃圾。

就像刚才吃饭时那样。

我本来还担心我某些不对劲儿的地方会引起别人的关注，但是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一直集中在那对双胞胎兄弟身上，就算我把自己

的头摘下来捧在手里，也不会有人注意到的。

哈巴库克将红菜放在土豆泥下面捣来捣去，然后紧闭牙齿，试图从牙缝里将这些泥状食物吸进去。阿尔色尼乌斯则用餐具敲着盘子的边缘并有节奏地喊道：“哈巴库克，快吐，快吐，快吐！”过了一会儿，哈巴库克故作呕吐状，将食物又吐到盘子里。

“哈比，”母亲轻声责怪道，“帕特里克该怎么看我们呢？”

“他怎么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哈巴库克一边说一边从牙缝里剔出一片红菜叶。

帕特里克是我姐姐露露的男朋友。当露露第一次把他带回家时，我简直如坠云端：这个帕特里克像极了认识的一个人。

其实，恐怕还谈不上是认识。他看上去酷似我通过一个交友网站 dating-cafe.de 认识的、只约会过一次的那个人，名叫“棒槌硬当当 31”。那次会面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美好的印象，所以再次相见，我着实以颇为吃惊的眼神审视了他一会儿。当露露向我介绍我，甚至当我说“认识你真是不可思议”并和他握手时，帕特里克都丝毫没有透露出与我相识的意思。尽管我对辨别别人的脸孔很有一套，到头来还是不得不得出结论，是自己弄错了。对帕特里克而言，“棒槌硬当当 31”只不过是一个误会而已。他那撮小小的、尖尖的山羊胡子看起来还挺漂亮，而且，和“棒槌硬当当 31”相比，他的表现还算正常。只是在谈及他的工作时，他显得颇为神秘。

“您在哪里高就？”父亲问道。他漫不经心地回答说：“IT。”

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父母家做客了，父母也不好意思再追问他“IT”究竟是一种什么工作。我是清清楚楚地看到母亲如何把露露叫过去的。

“亲爱的，再问一下，帕特里克到底是搞什么工作的？”

露露回答说：“IT，妈妈，他上次不就已经说过了吗？”

我的母亲现在又变得像她以往那样聪明了。但是我能百分之百地肯定，她一定会告诉她的那些朋友，我姐姐的新男友如何如何“友善”，作为“IT”人员如何如何挣大钱，以及希望这次他们能有所结果之类的。

不好判断帕特里克对我们的态度。他的脸上始终是一副中性的表情。

提娜说：“帕特里克会明白，男孩子们有时候很野。他自己也曾经是个小淘气鬼。”

“在他 IT 之前吧。”我说。

“他是个有教养的小坏蛋。”姐姐露露说，并轻抚着他的手臂。

“当然，”帕特里克说，“我父亲一直很注重就餐的举止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孩子没有教养？”提娜恼怒地问道，并给了她丈夫弗兰克一个眼色。

阿尔色尼乌斯说：“再给我一些苹果汁。”

“再给我一些苹果汁，好吗？”母亲补充道。

“请，请再给我一些苹果汁，好吗？”我再次补充说。

“马上给我拿苹果汁！”阿尔色尼乌斯嚷道。他想用果汁压下嘴里令人作呕的气味。

西所拉轻声说：“也请倒给我一些。”

露露说：“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！”

提娜说：“等你有了孩子，再来下结论吧。”

“我是教育学博士，”露露说，“我已经和孩子们打了六年交道。我想，关于教养方面的话题我当然有资格发表自己的见解。”

“姑娘们，”母亲把苹果汁倒给阿尔色尼乌斯和哈巴库克并将瓶子放到一边，“每个星期天都是同一种话题，人家帕特里克该怎么想？”

帕特里克脸上依然还是那种中性的表情。他咀嚼着一块烤肉，目光定格在一只和实物一样大小的瓷豹上，瓷豹被置于栽在金色和白色嵌边花盆里的棕榈树之间，棕榈树被放在一张低脚的大理石台上。那条同样以金色和白色嵌边的窗纱被两侧的胖天使像撩起。要是把这窗纱作为一个相框，那所有这些摆设就都在这幅照片里了。如果非要问帕特里克此刻在想什么，那一定是：这实在是我见过的最没有品位的餐厅布置了。

要是这样，那他的看法完全正确。

房间里到处可见母亲对胖天使像以及金色和白色的热爱。还有豹子。母亲对这种凶猛的猫科动物青眼有加。她最喜欢的一个座式台灯的底座的形状就与豹子有几分相似。

“它看起来不是和真的一样吗？”她问。她是对的。如果豹子的头不是跟镶了金边和白边的灯罩凑在一起，一定没人会说像真的，何况它还配上了真的兽皮和胡须。

我们一家人每周日都聚在这个猛兽笼子里共进午餐。我二姐丽卡来不了了，她和丈夫及女儿在委内瑞拉定居。就连我母亲这种对最起码的地理常识一无所知的人都知道，从委内瑞拉来科隆的戴尔布吕克的父母家吃午饭是不可能的。

“是南美洲的委内瑞拉，”她有时会这样告诉人家，“不是在意大利的那个。”

像上面提到的，她的确是个十足的地理盲。不过，她做的烤肉倒是不赖。我吃了三块，哈巴库克吃了四块。他不再胡捣盘子里的

红菜和土豆泥了。提娜最后总是把弗兰克的空盘子和孩子们的对换，弗兰克眼都不眨一下就将剩下的食物一扫而光，甚至包括已经被咀嚼过的。去年有一次，阿尔色尼乌斯突然恐怖地大哭起来，原来弗兰克把他掉了的、放在盘子边上的一颗乳牙一块儿吃进肚子里了。直到现在，一想起这事儿，我还会感到不舒服。

关于孩子教育方面的争论逐渐平息下来。

“还真的是，”只有提娜还在那里唠叨，“自己没有孩子，却偏偏揪着别人的孩子不放！”

我给自己和西所拉又倒了点苹果汁。

“谢谢。”西所拉轻声说。

“外婆，歌莉把我们的苹果汁都喝光了。”哈巴库克嚷道。

“外公会去地下室再取些新的。”母亲一边说，一边用恶狠狠的目光瞪了我几眼。父亲站起身来去了地下室。

当他取了苹果汁回来时，顺手递给我一个信封。“歌莉，你的信。”他说，并轻轻摸了一下我的脸颊，“你今天看起来有些苍白。”

“因为她从来不出去呼吸新鲜空气。”母亲马上接过话来。

“从什么时候起你们开始接收我的信？”我问。信封其实早被拆过了。我看了下寄件人。“K.考勒—考思洛夫斯基。不认识。”

“你当然认识那个克劳斯了！”母亲生气地说，“克劳斯·考勒，他邀请你参加同学聚会。”

“他真是双姓吗？”

“很多现代男性都用双姓，这很流行。”母亲说。

“不会吧，要是妻子的姓是考次略飞尔^①呢？”我说。

^①考次略飞尔意为令人作呕的勺子。

阿尔色尼乌斯和哈巴库克笑得将嘴里的苹果汁喷了一桌布。

“你那时要是和他一起去参加毕业舞会的话，那克劳斯现在就姓考勒-塔勒了。”母亲若有所思地说。这是她一个心爱的幻想。

“不会的，我敢打赌，他只不过想要三个‘K’作为首字母。”提娜说。

“克劳斯的信写得非常漂亮，”母亲说，“这我都跟你们讲过很多次了。你那时候真傻，真是自作自受。你看人家哈娜不用工作，她可以安心在家照顾孩子。阿娜玛丽跟儿媳妇和孩子们在一起感到很幸福。”

哈娜·考思洛夫斯基被称做考次略飞尔，曾经是我们那个圈子里的。出于某种动机，在我面前总是遮遮掩掩的她，不仅与克劳斯跳了舞，而且还和他的关系更进了一步。

露露问：“怎么样，你去不去参加同学聚会？”

我耸耸肩说：“再说吧。”说实话，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出现在那里的，对我而言，那里就像有个杀人狂。其实，我几周之前就知道同学聚会这回事了，一个叫查莉的朋友给我转发了布里特·艾姆克写给她的邮件：

亲爱的昔日战友们，也许正如你们所知，自我们高中毕业迄今已有十载。作为当时班级代表的我和克劳斯经过考虑，认为如果我们在这第十一个年头重新聚首，追忆往昔，畅谈人生经历，该是一件多么令人愉快的事啊……

和布里特·艾姆克共同追忆往昔？你还记得吗，布里特，当初你是如何在历史课上抱怨的？“米勒先生，如果您给歌莉一个三分，

那对卡特琳而言就不公平了。歌莉在这半年几乎没怎么发过言，她也不做作业，总是照抄夏洛特的化学作业，或者玩她的沉船游戏。”

关于她的人生经历，皮兹·布里特也简单描述过，当然是为某位感兴趣的人提供的：“在我完成社会教育学学业之后，在我和我的先生费迪南德·弗来海尔·冯·法尔肯海恩迁居荷兰的农庄之前，我曾为残疾儿童工作过一年。我们的女儿露易丝已经快上幼儿园了，去年我们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也出生了。我们生活得非常幸福。向大家问好，布里特·冯·法尔肯海恩。”

布里特的人生经历听起来宛若童话，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无奈的事实，那就是即便我们依然留恋过去的生活，但它毕竟已经渐渐远去了。假如按照我和查莉的意愿，那么布里特现在的生活应该是这样：她在施来克杂货店做收银员，嫁了个失业的酒鬼丈夫，与一条小便失禁的狗住在一个发霉的地下室福利房里。

而我，则嫁给费迪南德·弗来海尔·冯·法尔肯海恩，像他一直希望的那样。

“换成我是不会去的，”露露说，“她们都有好先生、好孩子、好工作，靓车豪宅，还有度假远游以及博士学位作为炫耀的资本。在那里你会感到很不好受的，而你连个男朋友都没有！”

“谢谢你的提示。”我说。

“你高中毕业后胖了点儿。”提娜说。

“两公斤。”我说。我想最多也就五公斤。

“她看起来面色苍白。”父亲又提到。我惊讶地瞥了他一眼。这里居然真的有人会发现我有不对劲儿的地方吗？

“这个没人会看出来，”母亲说，“所有的人都还是单身，最主要的是这些男人也刚好到了结婚年龄。提露——歌莉你可以说自己是

编辑或者书商什么的。”

“我为什么要那么做？”我问，“我认为我的工作并没有让我蒙羞。如果我那样做了，反而会让许多人不齿。”

“她在哪里工作？”帕特里克问露露。

“我是作——”

露露打断我的话说：“她是写低俗小说的，比如什么蹩脚感伤、哭哭啼啼的爱情故事之类的，都是些廉价小册子。”

帕特里克说：“我奶奶就曾经很喜欢读这类东西。不过，靠写这个东西可以生活吗？”

“当然，”我说，“一般情况下——”

“弊大于利。”父亲插话说。

“我有自己的生活来源，”我说，反正也只剩下三天了，“而且——”

“但是没有养老保险，又没有个丈夫给你填这个缺口。”父亲又打断我。我只不过想告诉那个愚蠢的帕特里克，也有很多年轻女性喜欢我的小说。“而你今年都已经三十岁了！”

为什么人们总是跟这个数字过不去呢？

“三十岁还不老，”露露说，“我和帕特里克第一次见面时也都三十二了。”这是两个月前的事。我至今都没问过她，他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。但我敢肯定绝对不是通过 dating-cafe.de，因为当我跟露露提起这个交友网站时，她不屑一顾地说：

“那里都是些乱七八糟的虚拟的人，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。”

那么，“棒槌硬当当 31”该是位很实际的人物了。

父亲对露露说：“你在教育系统工作，有最丰厚的养老金。你有等的资本，可以过一阵子再结婚。”

“还有，你是金发，”母亲说，“就凭提露丽那头发，而且还整天

蹲在房间里写呀写呀的，她能认识谁呢？”

“妈妈，我……”

“她无论如何都该参加同学聚会，这是个好机会，去看看那些男人现在都过得怎么样，”母亲忧心忡忡地说，“否则的话，她就只能去报纸上征友。”

提娜说：“其实她早就开始这么做了。”她和弗兰克是在超市认识的。

“什么？！”母亲像受了惊吓，“已经到这种地步了！我的女儿登出了征友启事！哎呀，在阿丽克萨的银婚纪念日你怎么谈论这件事啊？我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！”

“不用担心。”我说。我不去参加同学聚会，同样也不会出现在姨妈阿丽克萨银婚纪念日的宴会上。

幸好此刻西所拉打翻了她的苹果汁，我们的谈话也就此打住。哈巴库克的裤脚被果汁弄湿了，他发出一声类似被谋杀的尖叫，直到母亲端上餐后甜点，他才停住了哭闹。

午餐过后，所有的人都道别离去，只有我必须继续待在这里，等着带走剩下的饭菜。

母亲把那个叫做克拉利萨的碗递给我。“还有，哪天顺便帮我把这个放在药店。”她一边说一边把一个鞋盒子放在上面。

“鞋？放在药店？”

“胡说，”母亲说，“这是些过期的药。你父亲不让我丢在垃圾桶里，他说药店回收这种药，好送给第三世界的穷人们。你果真登了个征婚启事？”

“没有，我只不过回复了一个而已。”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鞋盒的盖子，“第三世界肯定不会要这些滴鼻液，有效期至二〇〇四年七月。”

“还有别的东西呢，”母亲说，“相马不能只看它的嘴。药店会乐意接收的。”她叹了一口气又说，“真没想到我的女儿会去回复一个征友启事。你一直是最让我操心的孩子。”

我又拿出另一盒。“啊，还有安眠药。”这次我确实有些惊讶。这应该不是一个偶然。我的脉搏开始加快。

“安眠药是去年圣诞节期间让大夫开的，”母亲说，“本来是给你父亲的，可是当他终于可以入睡时，我又开始失眠了，也时不时地在服用。”她回想着。

“包装还没打开过呢。”我说。我的双手有些颤抖，但母亲没有注意到。

“当然了，”她郑重地说，“你知不知道这种药物的副作用有多大？人们会很快对它产生依赖。我永远不会服用它们，你父亲也不会。”

“那你们为什么找大夫开了药方？”我问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母亲反问道，“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？我们根本不能入睡，已经好几年了！工作、孩子、养老金……我们的家庭现状糟透了。睡眠非常重要，绝对不能轻视。”

“可你刚才不是说，你无论如何都不会服用这种药吗？”我说。天哪！盒子里有几十种药品，包装全部完好。

“我们不能总是依赖药物，”母亲说，“如果必需的话，就用那种又古老又好用的缬草吧，我发誓还能搞到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我说。

“你为什么每句话都离不开‘可是’？”母亲问，“你从小就是这样，也不光是为了发表异议。这也是你为什么找不到男人的原因。”

你能不能做点实事，把药品放回药店？”

我实在不想再和她争论下去了。“行啊，”我说，“可是我觉得第三世界的国家不会对安眠药感兴趣的。”

“又一个‘可是’！”母亲叹道。送我走出房门时，她在我脸上亲了一下。“我真的希望你能够以积极一点的方式思考问题。”她用手抚弄着我的头发说，“在姨妈阿丽克萨的银婚纪念日到来之前，你去做一下头发，好吗？看上去会很漂亮的。再见吧，提丽露，宝贝儿。”

“再见，歌莉。”父亲的声音从卧室传出来。

“那我可不敢保证。”我嘟囔着。身后，母亲已经关上了房门。

我把鞋盒带回家。这里没有人阻止我把它扔进垃圾箱，我甚至不会感到有何不妥。那些滴鼻液和安眠药会在垃圾场制造放射性污染吗？

是的，我压根儿就没打算处理这些药品。它们是最近几天一直困扰着我的所有问题的答案。这一定是命运的安排，让我得到了鞋盒子里的东西，在我最需要它们的时候。

这让我想起以前的一件事，二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。我那时想买一个笔记本电脑。碰巧有一天在跳蚤市场看见一本托马斯·曼亲手签名的《布登勃洛克家族》，才卖五十欧分。卖主说：“这种字体没人能读，所以无人问津。”

我对托马斯·曼其实并没有多少兴趣，而且这种套叠长句再冠以聚特林书写体也不适合我的口味。只要不是必须，我是不会去读的。就这样我把它放在易趣上拍卖，最后被一位汉堡的古董商以两千五百欧元买走。于是买笔记本也就不成问题了。